



## 叶美档案

叶美,80后女诗人,曾获北大未名诗歌奖,著有诗集《蝴蝶的肖像》《周年》《塞壬史》,同时从事英语诗人文论和诗歌作品的翻译工作,译介奥登、米沃什、海伦·文德勒等人的文论,与人合译《非洲诗选:这里不平静》,出版译著《伊萨谷》(米沃什)、《世界中的世界》(斯彭德)及诗论集《我所遇见的诗歌写作者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# 诗人叶美:现实是诗歌想象力的原动力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杰

进入2018年以来,一本名为《塞壬史》的诗集在网上卖得火爆,反响甚好。诗集作者叶美是一位80后女诗人,她同时从事英语诗人文论和诗歌作品的翻译工作。她著有不少关于海南镜像的诗作,因而,更得海南读者的关注。

近日,本刊就此约请诗人张杰对叶美进行了专访。

## ■诗和生活的关系就像在谈恋爱

**张杰:**最近你的新诗集《塞壬史》出版了,我感兴趣的一个情况是,从你的第一本《周年》到现在,你觉得你的写作在进步吗,一直以来是否有调整?

**叶美:**作为一个特别在意形式感的女诗人,这本《塞壬史》是用感觉带着语言去碰触现实,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冒险。但恰恰那种语言的爆发力是我要第一追求的,而不是如很多人认为的,当我标榜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,我就是在按女权主义者的定性思维去写,那是在误解我。对我来说语言是第一位的,我是一名语言主义者,直觉主义者,我希望我所感触到的时代里的东西,我能够用语言把它挖掘出来,这就是我目前给自己制定的一个目标走向,所以很多人提起我的第一本诗集《周年》时,对我说他们喜欢它,并且还能够直接说出喜欢《周年》里的哪一首诗,我很感激,感动,但在我谢谢这些读者的同时,我不会停留在《周年》写作阶段,我更看重自己现在和未来的作品,它一定代表一种新的方向,语言会回馈给我一个全新的叶美。作为一个诗人,《周年》只是我诗歌生涯中的开端,但第二本诗集《塞壬史》不一样,《塞壬史》追求的东西是《周年》里没有的。

**张杰:**采访之前我边阅读你的诗歌,边做了六页的小笔记,我的整体感觉是你的诗像你的个人自传,能比较清晰地读出你的人生脉络。包括对父母对亲人,对死亡和童年往事的记忆,都非常真切可感。

**叶美:**我总觉得一个人写诗,不要把自己的诗越写越优雅。因为诗歌和生活的关系就像是在谈恋爱,诗歌最关乎一个人的品格,流淌的是一个人最真诚的情感。诗歌不会骗人。你的生活和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,你的诗是最能表达出来的。

**张杰:**诗和人是一体的。

**叶美:**没错,诗品和人品是一致的。事实就是这样,否则这位诗人就是冒牌货,尤其是现在,商业消费把人挤压如此厉害的时代,人性在物欲面前可说是毫无抵抗力,没有



几个人能躲避掉心灵的腐蚀。我觉得,现在的90后是最有冲劲的,最有朝气的一群人,而80后现在好多人已经开始丧失创造力了。

我觉得诗人读多少书都不是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,诗人不能把自己读到文字里去,现实才是知识,才是诗歌想象力的原动力。

## ■一个成熟诗人应保持探索之心

**张杰:**你最初的诗学追求是受谁影响,那是什么时候?那时候你对自己在写作道路上会走到今天吗?

**叶美:**我最初受诗人张曙光影响,那时我26岁,考上了他所在的黑龙江大学攻读硕士,机缘巧合导师就是张曙光,想想研究生三年自己真是受益匪浅,曙光老师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代表人物,很多首诗歌都家喻户晓,坦白地说《周年》受其影响很大,尤其在叙事写作这方面。

**张杰:**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,是叙事风格和叙事诗为主,但是毕竟后面的十年二十年里,很多诗人在做新的实践,包括第三代诗人、一些50后和60后诗人,但以我看来,突破还远远不够。中国浩瀚的历史和现实,充满了细腻、复杂的,褶皱的细节,有些看似不可言说,但其实还可再具体呈现一些出来。如今在新世纪,强调叙事写法的人少了,新世纪进入一种多元化,但叙事其实作为古老的诗歌技艺,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。

**叶美:**我明白你的意思,是

的,这种形式不会消失,永远不会消失,但根据目前国内诗歌界的情形,我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些态度和看法。我总觉得,一个成熟诗人必须具备形式探索的能力,写作的一个阶段过去之后,在诗歌技艺上就不应该走回头路,重复,他应该朝着他渴望的新鲜之地出发,只有保持这种探索之心,这样语言就带着他走,如果局限在叙事性里面,可能他就已经毁了,对前一辈诗人来说,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我觉得当下还是不要陷入一种写作技法里面,生活给你什么感受,你就去写它好了。

## ■文学是一种拯救,可自我疗伤

**张杰:**你对死亡,对疾病,对死亡意识都是很敏感的,这体现在《周年》里,而你对暴力的敏感,则写进了《塞壬史》里,可说你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关注的主题。

**叶美:**对,我对疾病、死亡非常敏感,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,“叶美如今将近四十岁了,在我的生命中,有两件事影响着我,一个是我父亲的死亡,一个是婚姻中经受的暴力。”或者也许可以这么说,第一场死亡终结了我的少女青春期,第二场死亡让我成了易卜生戏剧里的人物。《周年》几乎就是我用诗歌清算前者,《塞壬史》则是我经受暴力之后的反思之作。目录的四个小辑分别代表了四个分裂的人格。

**张杰:**文学是一种拯救。文学把一种紧张对立的情绪化解

了,这等于自我疗伤。

**叶美:**文学给了我一种强大的信念和力量,我有头脑,思想,我有笔,我有发声的权力。

**张杰:**你个人的形象,性格那么凸显,把一个东北人的血性、顽强、刚硬的那一面,无论在诗歌里,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呈现了出来,让人惊叹。《母亲的教堂》实则却是一首追忆童年的顶峰之诗,你从小在农村长大,农村那种平凡却又富有深情的生活,都是质朴和自然的,包括那些乡下动物,都是纯朴自然的,这些无形中会形成一个一生的影响,你童年是在一个顺合、温情的环境长大,而到成年后都被撕裂了。

**叶美:**从这一点,我很佩服萧红,她的文字全部带着东北的生活气息。

**张杰:**萧红把东北乡村的寂寞和荒凉感写出来了。萧红有许多诗意化的描写,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诗人。

**叶美:**是的。可惜英年早逝,不过我有不赞同萧红的地方,就是在感情上,她还是太被动了。

**张杰:**和我聊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吧,你目前在北京做什么,未来有什么计划吗?

**叶美:**我未来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。目前加盟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,可以说这是我一直以来最理想的工作——诗歌出版人。我想给新世纪诗坛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,因为有那么多坚守着诗歌理想的写作者,他们默默无闻地在为汉语做着贡献,我希望自己能够尽些微薄之力。■